

《失金钗》（一名：《落花园》；一名：《二度梅》）

主要角色

陈杏元：花旦
梅良玉：小生
邹王氏：老旦
邹云英：贴旦
王昭君：正旦
邹伯符：老生

情节

旧小说中《二度梅》一书，系专叙陈杏元小姐，与梅良玉公子，自小订婚以后，备经磨难挫折，被奸相卢杞设计陷害，逼令陈杏元和番，冤将梅伯高害死（即梅良玉之父）。幸天相吉人，数年之后，仍得团圆等等一番奇缘。此戏即《二度梅》中之一段，已届梅、陈二人，否极泰来，灾退魔消之时，按梅良玉自父亲被害，并知陈杏元和番，遂暗中寻得陈杏元，与之立誓，拜为兄妹。于重台惨别之后，一经改换姓名，称为木荣，隐藏于邹府，且拜干儿。自念陈杏元婚姻，此生已无望，惟日于抑郁不快之中，私将陈杏元临别时所赠之金钗取出，暗暗对之，抚摩叹息耳。而陈杏元则自得昭君女神托兆保护，落崖自尽之后，忽得神圣搭救，一阵风云，摄至邹府花园太湖石畔鱼池内，因得遇救。邹老夫人亦收为养女，留养闺中。从此二人均在邹府，盖暗中已为神灵将红丝牵定矣。然大家尚不知得者。清明佳节，木荣出游，却被那纳红丫头，将其金钗偷出，献于自己小姐，方在传观纳罕，适陈杏元撞进，见此钗即是己物，急问此钗何来。邹小姐不便明言，只好推托道是父亲押信回来的。陈杏元一闻此言，私念必是梅良玉已死或被捉，故此钗落于他人之手。于是悒悒遂患心病，卧床不起。詎知梅良玉自失此钗，因万分懊丧，亦一病几将不起。邹老夫人心知有异，乃暗暗觊探，竟探出木荣乃是梅氏之后，即令丫头纳红，假作陈杏元之鬼，在窗外闪影，吟诗一场神情最妙。

根据《戏考》第三十九册整理

【第一场】

（四灵童、童男、童女、四揭帝神、四力士引王昭君同上。）

王昭君（点绛唇） 神威大显，祥光瑞现，灵台坐，四海云烟，吾奉玉帝严。

（王昭君上高台坐。）

王昭君（念） 二国不和定有奸，私通外邦掌兵权。大朝闺女和番去，可免刀伤定安然。
（白） 吾乃汉室昭君娘娘是也。蒙玉帝钦封于我。只因那陈杏元受了奸臣之害，苦苦得逼她前去往北和番。是那陈杏元，从此经过，她必定来到此庙中焚香祝祷。我不免在暗地里保护于她，等她到了此庙，那时间，是我与她托兆一番便了。暗将她落崖自尽，以过几日。想今日是她的灾难已满过期，是她和番之事自毕。我不免再命揭地神主，将陈杏元送到邹府，以图后事。也好使她与那梅良玉永远的偕老之好也。

众灵童！

四灵童（同白） 神圣。

王昭君（白） 唤出揭地神主来见。

四灵童（同白） 吓！

娘娘有命：揭地神主来见。

大揭地（内白） 来也！

（大揭地上。）

大揭地（念） 忽听神圣来呼唤，敢不就去见。

（白） 参见神圣！

王昭君（白） 你且站下。

大揭地（白） 吓。呼唤小神前来，有何法论？

王昭君（白） 揭地神，你来到这里，听吾神吩咐：今有陈杏元，受了奸臣之害，苦苦地逼她前去往北和番。是那陈杏元从此经过，她必定来到此庙内中焚香祝告。我命尔

在暗地里保护与她。我自然托兆与她，她今日灾难已满，落崖自尽，她的大事完了。命你前去，将她送到邹府珊瑚石之上，鱼池里面。她后来还要与那梅良玉，有永远偕老之好。我这里有长生丹并水魂旗，速速前去，不得有误。

大揭地 (白) 领法谕！
 (大揭地下。)

王昭君 (白) 众神将！
 四力士 (同白) 有！
 王昭君 (白) 驾起云头，回山走着！
 四力士 (同白) 是。
 王昭君 (尾声) 如云会中妙，
 好似蟠桃架玉堂。
 共齐唱，
 子妇曾孙代代香。
 天伦乐，福祿康，
 占高魁状元名扬。
 一派寿命长，
 好一似代欢畅。

(众人同下。)

【第二场】

(四丫鬟引邹王氏同上。)

邹王氏 (引子) 夫受皇家爵，妻沾雨露恩。
 (白) 老身，邹王氏。儿夫邹伯符，只因膝下无子，所生一女，今春二八，名叫云英，尚未许嫁。老爷上朝去了，今日心内寂寞，不知为了何事？

(大丫头上。)

大丫头 (白) 走吓！
 (念) 有事忙来报，无事不乱言。
 (白) 启禀老夫人：今有花园里面，忽然间耳边听得有姣生。在那珊瑚石上，鱼池里面，悲声啼哭，不知是何缘故，特来报与太老夫人知道。

邹王氏 (白) 呵呵。我想我们邹氏人家，乃是吃素行善的人家，也无有作什么伤理害天之事。难道说还出了什么妖魔鬼怪不成？

(邹王氏想。)

邹王氏 (白) 哦哦哦，我自有道理。
 丫鬟们！
 四丫鬟 (同白) 太夫人。
 邹王氏 (白) 吩咐家人们走上。
 四丫鬟 (同白) 是。
 夫人有命：众家人们走上来见。

(四家丁同上。)

四家丁 (同白) 来也！
 参见夫人。

邹王氏 (白) 罢了。
 四家丁 (同白) 谢老夫人。呼唤我等前来，有何吩咐？
 邹王氏 (白) 时才丫鬟报道，言花园以内，有姣生悲声啼哭，不知何物。命你等去到那后花园，看过明白，前来速报我知。

四家丁 (同白) 遵命。
 (四家丁同下。)

邹王氏 (白) 善哉吓。善哉吓，神灵保佑也！
 (众人同下。)

【第三场】

(四风旗、大揭地领陈杏元同上。扭丝。)

陈杏元 (二黄摇板) 心儿内只把那卢杞贼怨，
苦苦的要害奴往北和番。
渺渺走茫茫行心神已乱，
忽然间不觉得来到那边。

(陈杏元看。)

陈杏元 (白) 哎呀，且住。吾陈杏元和番，与众妹妹分手一时，怎么到了一座花园？想吾如今，孤孤单单，投奔哪里？也罢，看那边有一座珊瑚石上，有一鱼池，我不免落崖自尽了罢！

(四风旗同摇旗。)

陈杏元 (二黄摇板) 眼望家乡难得转，
可叹姣生孤孤单。
哭一声爹娘今何在，儿的爹娘吓！吓吓！
(白) 罢吓！

(陈杏元落。大揭地救。)

大揭地 (白) 回复去者！

(四风旗、大揭地同下。四家丁同上。)

四家丁 (同白) 走吓！
大家找寻找寻。
在这里，哎呀，是一个女子。速速报与夫人知！

(四家丁同走圆场。)

四家丁 (同白) 有请老夫人。

(四丫鬟引邹王氏同上。)

邹王氏 (白) 怎么样了？
四家丁 (同白) 启禀老夫人：是一女子。在那珊瑚石后鱼池内自尽。
邹王氏 (白) 吩咐水手，快快搭捞上来。抬到前厅来看。
四家丁 (同白) 遵命。

(四丫鬟、邹王氏同下。四家丁同走圆场。)

四家丁 (同白) 来捞。

(四家丁同抬，同走圆场。)

四家丁 (同白) 有请老夫人。

(四丫鬟、大丫头、邹王氏同白。)

邹王氏 (白) 可曾捞上？
四家丁 (同白) 捞上来了。老夫人请看。

(邹王氏看。)

邹王氏 (白) 你等下面歇息去罢。
四家丁 (同白) 谢老夫人。

(四家丁同下。)

邹王氏 (白) 果然是一个美色的女子。我看她脉气未绝。
丫鬟，你四人去将那府门紧闭，与姣娥只在奇事。却不准入内。
四丫鬟 (同白) 遵命。

(四丫鬟同下。)

邹王氏 (白) 丫鬟。
大丫头 (白) 太夫人。
邹王氏 (白) 快快取那姜汤前来，与那女子冲服。
大丫头 (白) 是。

(大丫头下。四丫鬟同上。)

四丫鬟 (同白) 启禀夫人：吩咐他们了。
邹王氏 (白) 哦哦，知道了。

(大丫头取姜汤上。)

大丫头 (白) 老夫人，姜汤在此。
邹王氏 (白) 好好好。将那女子灌醒了。
大丫头 (白) 是。

(大丫头灌。)

邹王氏 (白) 将她唤醒。

大丫头 (白) 是。

那一女子，快快醒来！

陈杏元 (西皮导板) 霎时间不由我魂魄无影，
(西皮摇板) 我七魄悠悠的漂渺天庭。
睁开了昏花眼用目观定，

邹王氏 (白) 女子醒来！

陈杏元 (白) 呀！
(西皮摇板) 见一位老夫人坐在花厅。

邹王氏 (白) 你可是妖魔鬼怪？

陈杏元 (白) 夫人！
(西皮摇板) 奴非是妖魔怪休得疑心，
奴本是避难女受了苦情。
(白) 与老夫人叩头。

邹王氏 (白) 罢了。这一女子，你这一年幼的女子，因何来在我家后花园自尽？你因为何事至此？

陈杏元 (白) 老夫人既问，奴不瞒哄，老夫人容禀！
(陈杏元哭。)

邹王氏 (白) 不必悲痛。讲！

陈杏元 (西皮正板) 老夫人请上座容奴细禀：
难女子有一言细听分明。
但不知你家住哪里？

邹王氏 (白) 小女子住在那扬州元郡，

陈杏元 (西皮正板) 你是哪里有家，还是住城内，还是住城外？

邹王氏 (白) 世居住东城外有奴家门。

陈杏元 (西皮正板) 你爹爹姓甚名谁？

邹王氏 (白) 我的父陈东初身遭不幸，

陈杏元 (西皮正板) 但不知家中尚有何人？

邹王氏 (白) 奴伯父离红尘深山修行。

陈杏元 (西皮正板) 你的母亲？

邹王氏 (白) 我的母陈傅氏年迈之人。

陈杏元 (西皮正板) 你叫何名字？

邹王氏 (白) 我名叫陈杏元我母丧命，

陈杏元 (西皮正板) 哦哦哦，可有兄弟姊妹无有？

邹王氏 (白) 上无兄下无弟奴单一人。

陈杏元 (西皮正板) 你可曾恭喜礼聘过否？

邹王氏 (白) 小女子受茶礼早以聘定，

陈杏元 (西皮正板) 但不知许了哪一家？他姓甚名谁？

邹王氏 (白) 许了那梅良玉未曾完婚。

陈杏元 (西皮正板) 哦，原来是一位千金小姐。你因何身落于此地呢？

邹王氏 (白) 卢杞贼在朝中良心丧尽，

陈杏元 (西皮正板) 卢杞乃是朝中大大的奸臣，谁人不知！他便怎么样吓？

邹王氏 (白) 勾动了土番国扰乱朝廷。

陈杏元 (西皮正板) 圣上可曾信他问罪？

邹王氏 (白) 万岁爷宠爱贼谁人不敬？

陈杏元 (西皮正板) 后来便怎么样呢？

邹王氏 (白) 用冷本害夫父一命归阴。

陈杏元 (西皮正板) 土番国兴人马威风凛凛，
逢州抢遇贼劫杀害黎民。
杏黄旗止不住空中飘定，
一字字一行行写得分明。

邹王氏 (白) 杏黄旗上写的什么字吓？

陈杏元 (西皮正板) 上写着进美女干戈平定，
 邹王氏 (白) 若是不进呢？
 陈杏元 (西皮正板) 若不进两下里要动刀兵。
 这一来那卢杞一本奏定，
 传旨意晓谕了众家公卿。
 邹王氏 (白) 众大臣怎样的议法吓？
 陈杏元 (西皮正板) 众公卿在金殿闭口不应，
 邹王氏 (白) 卢杞贼子，他便怎么样？
 陈杏元 (西皮正板) 卢杞贼金殿上又奏一本，
 邹王氏 (白) 又奏什么？
 陈杏元 (西皮正板) 他又奏陈杏元美貌不轻。
 邹王氏 (白) 万岁可曾准本？
 陈杏元 (白) 夫人吓！
 (西皮快板) 万岁爷准了本圣旨飘定，
 要奴家到北国与贼完婚。
 奴本是千金体闺阁绣锦，
 怎能够与反贼两下成亲？
 因此上昭君塘落崖自尽，
 是何人救奴家来到花厅。
 (西皮哭板) 真心话对夫人一言难尽，夫人吓吓吓，
 后来事奴不知所为何情。
 邹王氏 (白) 哦哦！
 (西皮摇板) 听她言不由我珠泪双淋，
 低下头看她是一女千金。
 只因她家门中遭了不幸，
 我把话说了你且来听。
 (白) 那一女子，我有意收你为干女儿，你意下如何？
 陈杏元 (白) 如此，母亲请上，受儿一拜！
 (西皮摇板) 听一言背转身珠泪滚滚，
 低下头暗思忖父母无影。
 到如今与父母不能分论，
 哪里访哪里找何处去寻？
 走向去拜继母意下应允，
 慢慢的恭身拜谢过母亲。
 邹王氏 (白) 好吓！
 (西皮摇板) 叫一声我的儿忙忙随定，
 我把话说了丫鬟且听：
 快到那后楼上前去送信，
 快请了你小姐来把礼行。
 大丫头 (白) 有请小姐出堂！
 邹云英 (内白) 来了！
 (邹云英上。)
 邹云英 (西皮摇板) 忽听得丫鬟们将奴来请，
 但不知请出奴所为何因？
 奴这里走向前把礼恭敬，
 尊母亲忽唤儿所为何因？
 邹王氏 (白) 儿吓！
 (西皮摇板) 我的儿有所不知情，
 为娘的言来你且听：
 为娘的收下了有一继女，
 你向前先施礼慢叙衷情。
 邹云英 (白) 女儿遵命。
 (西皮摇板) 姐姐请上礼恭敬。

陈杏元 (西皮摇板) 为姐还礼不消停。
 邹云英 (西皮摇板) 今日你我共一处。
 陈杏元 (西皮摇板) 你我就是一母生。
 邹王氏 (白) 儿吓，带你姐姐去到绣房去罢！
 邹云英 (白) 女儿遵命。
 (西皮摇板) 姐妹双双奉母命，
 陈杏元 (西皮摇板) 满肚含冤在我心。
 邹云英 (西皮摇板) 叫声姐姐来随定，
 陈杏元 (西皮摇板) 何日才得放宽心。
 (陈杏元、邹云英同下。)
 邹王氏 (西皮摇板) 杏元生来是烈性，
 可算世间大贤人。
 丫鬟带路后堂进，
 见了员外说分明。
 (笑) 哈哈！
 (邹王氏、大丫头同下。)

【第四场】

(梅良玉上。)
 梅良玉 (引子) 苦费心机，恨奸贼，害却我身。
 (梅良玉坐。)
 梅良玉 (念) 身不入官朝，免得祸自招。皇王旨一道，项下吃一刀。
 (白) 小生，梅良玉，改名木荣。可恨那卢杞贼子，上得殿去，参奏了一本。圣上一怒，将我家爹爹就斩首。是我逃出在外，多亏了冯大人，收留与我。是那冯大人，又将我荐举在邹府老爷，以为书吏，将我带回家下，收拾了房屋一间。是我一人，每日在这书房，苦读诗书，这且不言。想今日乃是清明佳节，我不免出至府前，去游玩一番便了。
 (西皮正板) 梅良玉出书房珠泪滚滚，
 思想起二双亲好不伤心。
 你看那春风起葫芦生定，
 又只见蜜蜂儿落在花心。
 蝴蝶儿息花枝观之不尽，
 紫燕儿绕画梁想起前情。
 恨奸贼害得我身遭不幸，
 终日里把冤仇怀恨在心。
 将身儿且出了书房外行，
 我去到大路边前去散心。
 (梅良玉下。)

【第五场】

(大丫头上。)
 大丫头 (唱) 有钱之人人扶侍，
 无钱之人扶侍人。
 (白) 奴家纳红。每日里，我看见那木荣，他的手里，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物件。他是这样的眉来眼去。我看今日，那木荣他出去游玩去了，不在书房，我不免进去找找看。
 (大丫头走圆场。)
 大丫头 (白) 待我进去。
 (大丫头找。)
 大丫头 (白) 哦哦哦，我道是什么物件，原来是一支金钗。待我拿去，报与小姐知道，叫她看看便了。

(大丫头下。)

【第六场】

(邹云英上。)

邹云英 (唱) 邹云英坐在了闺阁兰房，
每日里闲无事绣刺鸳鸯。

(大丫头上。)

大丫头 (白) 参见小姐。
邹云英 (白) 你到哪里去了？
大丫头 (白) 启禀小姐：我在外边闲步，拾了一支金钗。小姐收了。
邹云英 (白) 拿来我看。

(陈杏元上。)

陈杏元 (唱) 离却了闺阁内忙出房来，
我心中闷悠悠愁眉不开。
我只得轻莲步忙上楼台，
(白) 吓妹妹！

(唱) 愚姐的这有礼笑颜开。
邹云英 (白) 吓姐姐！
(唱) 我一见贤姐姐忙上楼台，
小妹妹还一礼细说开怀。

(陈杏元看。)

陈杏元 (唱) 我一见这金钗愁眉来带，
低下头我这里心中自揣：
这一支黄金钗令人可爱，
问一声贤妹妹这是何处来？

邹云英 (唱) 贤姐姐问此话真真奇怪，
你不谈别闲言单问金钗。
分明是纳红她将钗来带，
此乃是我爹爹押信前来。

陈杏元 (唱) 听说是这金钗押信前来，
暗思忖带愁肠难把口开。
辞别了贤妹妹忙下楼台，
送姐姐！

邹云英 (白) 猛然间听说是大事前来。
陈杏元 (唱) 我横身废了魂魄不在，

(陈杏元哭。)

陈杏元 (唱) 夫妻们要相会再等投胎。

(陈杏元下。)

邹云英 (白) 呀！
(唱) 姐姐她见金钗愁眉来带，
这件事倒叫我解也不开。
(白) 纳红，你看杏元小姐，她见了这支金钗，你看她面代愁肠，心中见疑。我看这内中，一定有什么原故在这里面。

大丫头 (白) 小姐，何不拿这一支金钗，去见太老夫人。请太老夫人详解详解。到底是怎么一个原故呢？

邹云英 (白) 好，如此带路。
(唱) 叫丫鬟你带路忙下楼台，
我见了老娘亲细说开怀。

(邹云英、大丫头同下。)

【第七场】

(梅良玉上。)
梅良玉 (唱) 闲下里无别事游春观影，
回到了客房内读念五经。

(梅良玉看。)
梅良玉 (白) 呵呵，什么人到我这书房里面，将这古书翻乱？待我看来。哎呀！
(唱) 我一见这金钗无有形影，
好一似万把刀刺在我心。
将金钗失落了不大要紧，
枉辜负陈小姐一片好心。
霎时间不由我头晕一阵，
(白) 哎呀！
(唱) 盗去了那金钗所为何因？
(梅良玉下。)

【第八场】

(邹王氏上。)
邹王氏 (唱) 眼跳心惊坐不定，
不知有何事与因？

(邹云英上。)
邹云英 (唱) 离了绣阁到二堂，
见了母亲说端详。
(白) 参见母亲！
邹王氏 (白) 儿吓，罢了。一旁坐下。
邹云英 (白) 告坐。
邹王氏 (白) 我儿不在绣阁，你到二堂则甚？
邹云英 (白) 吓，母亲有所不知：只因纳红丫头，在院中闲步，拾着金钗一支，女儿正在看钗，此时我那姐姐也上楼来了。被她看见，是她愁眉不展，辞别女儿，下楼去了。不知是何原故？金钗在此，母亲收下。
邹王氏 (白) 待为娘看来。
(大丫头上。)
大丫头 (白) 启禀老夫人：今有陈小姐，忽然间身得重病，卧床不起。
邹王氏 (白) 哦。有这等事，待我前去看来。
(四丫鬟同上。)
四丫鬟 (同白) 启禀老夫人：今有木相公身得症病，卧床不起。
邹王氏 (白) 哎呀！
(唱) 听说是二姣儿染成重病，
倒把了老娘我着了一惊。
快叫那老院公去把医请，
叫丫鬟忙带路看过分明。
(众人同下。)

【第九场】

(二丫鬟扶陈杏元同上。)
陈杏元 (西皮慢板) 昨日里见金钗身得一病，
思想起我梅郎泪珠双淋。
那金钗既然是送来押信，
想必是我梅郎一命归阴。
忍住了珠泪含病房来进，
但不知我这病何日安宁？

(二丫鬟引邹王氏同上。)
邹王氏 (西皮散板) 叫丫鬟忙带路上房来进，

见了那我的儿细问分明。

陈杏元 (白) 哎呀，母亲！

邹王氏 (白) 吓，儿吓。你这是怎么样了？

陈杏元 (白) 咳，母亲呵！
(陈杏元哭。)

陈杏元 (西皮散板) 母亲不必问其情，
女儿言来说娘听：
自从昨日得了病，
心内疼痛不安宁。

邹王氏 (白) 儿吓！
(西皮散板) 我儿得了心头病，
快快说来为娘听。

陈杏元 (白) 母亲吓！
(西皮快板) 老娘亲你在上容儿言道：
女儿的心里内好似油浇。
昨日里与贤妹绣楼坐道，
梳妆内有金钗细细观瞧。
问贤妹这金钗何处来到？
她说道老爹爹押信来交。
这金钗是女儿重台敬表，
赠与了梅郎夫不差分毫。
为什么这金钗父押信道？
因此上这根苗真蹊巧，怕的梅郎命赴阴曹。
莫不是被公差锁拿住了，
到如今这金钗才有下稍。
女儿我得此病难以得好，
看起来儿的命要赴阴曹。
再不能与母亲欢言谈道，
再不能问安宁侍奉年高。
女儿我赴阴曹感恩不小，
怨女儿少侍奉收留恩劳。

邹王氏 (白) 儿吓！
(西皮快板) 我的儿你不必珠泪双抛，
重台的分别事细说根苗。
有何见有何证对娘一表，
管叫你夫妻相会就在今朝。

陈杏元 (白) 哎呀母亲吓！
(西皮快板) 尊母亲有所不知情，
女儿的言来听根苗：
有诗句为证也知道，
他吟来我贺记心稍。

邹王氏 (白) 呵呵呵！
(唱) 听儿之言微微大笑，
诗句为证细说根苗。

陈杏元 (白) 母亲听了！
(唱) 一句“焚心似油浇”，

邹王氏 (白) 二呢？

陈杏元 (唱) 二句“分别到北朝”。

邹王氏 (白) 这三？

陈杏元 (唱) 三句“若要相会到”，

邹王氏 (白) 这四呢？

陈杏元 (唱) 四句“除非渡鹊桥”。

邹王氏 (白) 儿吓，好好养些。你的病体，不必闷悠，有为娘与你作主。

二丫鬟 (同白) 丫鬟！
 邹王氏 (白) 太夫人。
 二丫鬟 (同白) 好好扶侍小姐。
 (二丫鬟扶陈杏元同下。)
 邹王氏 (笑) 是。
 (白) 哈哈！
 (唱) 我想此事，全在木荣身上，我自有道理。
 纳红，听我吩咐！
 时才可听喜眉梢，
 木荣定是梅家的后根苗。
 回言便把纳红叫，
 我有一言听根苗：
 假扮小姐书房到，
 口念诗句听声效：
 一声“焚心似油浇”，
 二声“分别到北朝”，
 三声“若要相会到”，
 四声“除非渡鹊桥”。
 摆摆摇摇月光照，
 看他可会偷观瞧。
 回来报与我知道，
 再用机谋作计较。
 大丫头 (白) 遵命。
 (西皮散板) 夫人言语我知道，
 改扮小姐走一遭。
 迈步就把书房到，
 月光之下听声效。
 (大丫头下。)
 邹王氏 (西皮散板) 丫鬟带路后堂到，
 纳红回来得知晓。
 (邹王氏、二丫鬟同下。)

【第十场】

(梅良玉上。)
 梅良玉 (西皮摇板) 人不测得下了冤孽病症，
 大谅得我的命要赴幽冥。
 忍住了泪珠儿书房来进，
 思想起我贤妹更加伤心。
 (大丫头上。)
 大丫头 (西皮摇板) 时才夫人对我道，
 假扮小姐听声效。
 将身进在书房道，
 念了诗句作计较。
 一声“焚心似油浇”，
 二声“分别到北朝”，
 三声“若要相会到”，
 四声“除非渡鹊桥”。
 梅良玉 (白) 呵呵！
 (西皮摇板) 在梦魂只听得昏昏闲道，
 重台别四句诗才到。
 手扶着床栏杆月光明照，
 口儿内念诗句耳听生姣。

想此人在哪里相会过了，
好似那分别时就到今朝。
身穿着色衣服窗外走绕，
想必是陈杏元灵魂飘飘。
倘若是小姐你贵驾来到，
正是我梅良玉相会姣姣。

大丫头 (唱) 纳红低头微微笑，
只说杏元回南朝。
将身就把上房到，
快报夫人得知晓。

(大丫头下。)

梅良玉 (唱) 时才杏元妹妹到，
霎时不见为哪条？
越思越想心头恼，
想是梦中会姣姣。

(梅良玉下。)

【第十一场】

(四丫鬟引邹云英、邹王氏同上。)

邹王氏 (唱) 那木荣与杏元身得重病，
叫老身时时刻刻挂在心。
我命那纳红假扮书房进，
等候了纳红回便知分明。

(邹王氏坐。)

邹云英 (白) 吓。母亲，那纳红她到哪里去了？这般时候，还不见她到来？
邹王氏 (白) 我儿，你是哪里知道：只因那木荣他本姓梅，他叫作良玉。那金钗，乃是你姐姐赠他的，还有诗句在上，乃是重台一别，被奸人害得他二人相离。如今我亦曾命纳红丫头，前去书房，听那木荣言讲什么。想必来了。

(大丫头上。)

大丫头 (白) 走吓！
(唱) 木荣只言杏元道，
见了夫人说根苗。
(白) 参见老夫人、小姐。
邹王氏 (白) 罢了。纳红，老身命你前去，那木荣他是怎样的行为？说来我听。

大丫头 (白) 老夫人听了！
(唱) 时才离了上房道，
去到书房听声姣。
口念诗句窗外绕，
他唤小姐玉姣姣。

邹王氏 (白) 好了吓！
(唱) 听他言来才知道，
真是梅家后根苗。
纳红带路书房到，

邹云英 (白) 且慢！
(唱) 再与母亲说根苗。

邹王氏 (白) 我儿为何阻拦？

邹云英 (白) 母亲先去把此事与他二人言明，叫他二人病症以好，二人见面。再等爹爹回来，就好与他二人完全。也是母亲与爹爹一桩阴功之事。

邹王氏 (白) 那是自然。我儿回阁去罢。

邹云英 (白) 遵命。

(邹云英下。)

邹王氏 (白) 丫鬟！

大丫头 (白) 老夫人。
 邹王氏 (白) 带路书房。
 (唱) 自古道姻缘事前生造定,
 五百年才结下这段婚姻。
 叫丫鬟忙带路书房来进,
 (邹王氏、大丫头同走圆场, 同进书房。)
 邹王氏 (唱) 扶出了木相公把话来云。
 大丫头 (白) 有请相公。
 (大丫头扶梅良玉上。)
 梅良玉 (唱) 病体不愈心怀恨,
 大谅不久赴幽冥。
 抬头只见老娘亲,
 把话托与老年人:
 母亲大德言不尽,
 只恐不久命归阴。
 也是无常大数定,
 向北山林做土坟。
 邹王氏 (唱) 我儿不必细叮咛,
 为娘言来听分明:
 从前何事心可存,
 一一从头说娘听。
 梅良玉 (白) 母亲吓!
 (唱) 清明儿去闲游玩,
 盗去金钗好伤心。
 小姐分别无可敬,
 赐我金钗到如今。
 金钗遗失不当紧,
 枉费小姐一片心。
 因此我今成了病,
 神魂颠倒不安宁。
 邹王氏 (白) 儿吓!
 (唱) 听一言不由我喜笑盈盈,
 未知是那金钗一事情。
 这金钗他现在心中放定,
 休得要把此事常挂在心。
 陈杏元虽然是身遭不幸,
 准保那陈小姐落我门庭。
 她现在上房内身得重病,
 你若是不深信去看分明。
 梅良玉 (白) 哦哦!
 (唱) 听说是陈小姐有了音信,
 猛然间我的病自觉安宁。
 有道是忠良臣天神保应,
 一阵风吹散了一道浮云。
 辞别了老娘亲后堂来进,
 我见了陈小姐叙说冤情。
 (梅良玉病好, 笑, 下。)
 邹王氏 (笑) 哈哈!
 (唱) 一见木荣病体好,
 杏元病症也要消。
 丫鬟带路回房到,
 老爷回来作计较。

(邹王氏、大丫头同下。)

【第十二场】

(二丫鬟扶陈杏元同上。)

陈杏元 (西皮正板) 可叹我孤伶伶终日思想，
梅郎夫在哪厢见面实难。
拼着命凄冷无别望，
想今生心不恋锦绣绫罗。
只等到黄泉路走一场，
丫鬟你等退下。

(白)

二丫鬟 (同白) 是。

(二丫鬟同下。)

陈杏元 (白) 咳。杏元吓杏元吓。你好命苦也！
(西皮二六板) 昏昏沉沉心如麻。
越思越想咬碎银牙，
可怜生小无有家。
寄人浮沉在篱下，
终日思想肝肠炸。
前生造定今生法，
对着青灯珠泪洒。

(陈杏元睡。梅良玉上。)

梅良玉 (唱) 人得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光。
面带笑容上房到，

(梅良玉进门，看。)

梅良玉 (白) 哦哦！
(唱) 小姐醒来说端详。
(白) 贤妹醒来！

陈杏元 (西皮导板) 时才一梦昏沉沉，
(唱) 耳边听得有人声。
猛开昏花来观定，
吓妻吓！

梅良玉 (白) 吓妻吓！
陈杏元 (白) 呀！
(唱) 只见梅郎面前存。
(白) 呵。你可是梅郎？

梅良玉 (白) 正是。
陈杏元 (白) 梅郎！
梅良玉 (白) 小姐！
陈杏元、梅良玉 (同哭) 呵呵呵！
陈杏元 (唱) 梅郎夫呵！
梅良玉 (唱) 小姐呵！
陈杏元 (唱) 实指望我二人不能相见，
梅良玉 (唱) 又谁知今日里又曾团圆。
陈杏元 (白) 吓。梅郎，你怎么也到此地来了？
梅良玉 (白) 小姐哪里知道：自从你我二人分别之后，那卢杞贼子，屡次加害与我。是我逃在外面，改名木荣，多亏冯大人收留，荐举此地。收拾房屋一间，每日苦读，直到如今。

陈杏元 (白)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梅良玉 (白) 再也不要提起：前者重台别后，小姐赐我的金钗。是我那日清明佳节，出去闲游，将这金钗放在书房，不知被何人盗去。献于太老夫人，我就一病打倒。今日太夫人对我说明，我这病就曾好了。因此前来看看姐姐，吓。小姐，你是怎么也来到此地？

陈杏元 (白) 咳。梅郎吓！

(西皮流水板) 未曾开言珠泪降,
叫声梅郎听端详:
自从往北去和番,
江山已定送回象。
我想此番祸必降,
去时姊妹如群羊, 霎时一旦两分张。
千思万想无计量,
因此上自尽到了花园塘。
梦中昭君来指点,
夫人恩爱养一常。

梅良玉 (白) 你这病体, 怎样得的?
陈杏元 (白) 梅郎哪里知道: 只因那日, 我在上房心中烦闷。是我去到楼台之上, 与小姐叙话解烦, 说话之时, 观见她那梳妆之内, 有金钗一支。与你我重台那一支, 一色一样, 不差分毫。是我问道, 何处而来。小姐言道: 乃是老太爷押信来的, 是我心中想道, 定是被公差拿住问罪。这金钗才有下稍。我每日思终日想, 就想成了病了。不想今日相逢, 此乃上苍保佑也。

梅良玉 (白) 我乃问你: 昨日晚间, 你可曾到过书房门外, 窗下念诗, 来过么?
陈杏元 (白) 我不曾去吓。
梅良玉 (白) 哦哦哦是了。吓, 小姐。如今你的病体可愈否?
陈杏元 (白) 今日见了梅郎, 好似拨开浮云见日一般。
梅良玉 (白) 小姐好好养些, 我去母亲那里去了。少时再看小姐。
陈杏元 (白) 梅郎请便。
(梅良玉出门, 陈杏元送。梅良玉、陈杏元同笑, 同下。)

【第十三场】

(四龙套、二旗牌引邹伯符同上。邹伯符下马。四龙套、二旗牌同下。二院子同迎接上。)

二院子 (同白) 迎接老爷。
(邹伯符进门, 坐。)

二院子 (同白) 参见老爷。
邹伯符 (白) 罢了。家院, 请夫人出堂。
二院子 (同白) 是。
有请夫人出堂。

(二丫鬟引邹王氏同上。)

邹王氏 (念) 老爷在朝纲, 忠心保君王。
(白) 吓老爷!

邹伯符 (白) 吓, 夫人请坐。
邹王氏 (白) 老爷请坐。吓, 老爷, 多多受辛苦了。
邹伯符 (白) 夫人夸奖。吓, 夫人, 想我去后, 那木荣可听教训?
邹王氏 (白) 倒也听教听训。
邹伯符 (白) 这还倒也罢了。
邹王氏 (白) 吓老爷, 你道那木荣他是何人?
邹伯符 (白) 吓, 我不知他是哪一个。
邹王氏 (白) 他乃是梅伯高之子, 他叫作梅良玉。那日收了一女陈杏元, 与良玉乃是夫妻。只因卢杞奸贼, 参奏一本, 命杏元往北和番, 两下拜为兄妹, 重台一别。谁知那杏元, 身投落崖自尽, 后来神怪搭救, 送到我家。妾身收下, 拜为继女。

邹伯符 (白) 此事甚好, 等良玉成名, 将小女许他。与杏元不分大小。
邹王氏 (白) 老爷高见。

邹伯符、
邹王氏 (同白) 正是:
邹伯符 (念) 看来忠良不绝后,
邹王氏 (念) 抬头三尺有神灵。
邹伯符 (念) 梅、陈两家奸贼害,

邹王氏 (念) 如今才得辨分明。
(〔尾声〕。)
(完)